

橘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刘芳秋，
在桂花深处
缓行

曹薰

秋，在桂花深处缓行
顽皮的风，摇落桂花魂
岳麓山下
墨润书香
你深邃的眼神
如划过暗夜的星辰

时光清浅
你如破茧的蝶
以思想的羽翼
翩然起舞

当离歌响起时
秋已斑斓成一幅画
有着丰沛的意向

我低眉颌首
在飘落的银杏叶上
为你写下诗行

你听，你听
滔滔的湘水是我宏阔的表达
草尖上的凝露是我小小的句点

微风过竹
那些绵延的省略号
已延伸到更远的远方

执手无言
你离去的那一瞬
芦苇在风中摇曳

飞鸟一掠而过
叫声急促

但我想，
总会有些什么
是风吹不散，也吹不走的

如茫茫人海中的爱与欢喜
如秋在桂花深处缓行
年复一年，生生不息

萧相诗会

再过几天，我的外孙轩轩就要到南京大学去报到了。他将要进入南大强基班物理专业大气方向学习，这是他自己喜欢的专业。从初中开始，他就十分关注气象变化，每次台风来临，都会画出台风移动轨迹图，发到朋友圈里，赢得不少点赞。

轩轩是在长沙市三医院出生的。我女儿在广州的一所市属大学上班，临产前一个月回了长沙。那天半夜，电话响了，是女婿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中传来的却是女儿的声音：“爸，孩子出不来，我受不了了，你赶快过来吧！”我和妻子慌忙赶到三医院，女婿在产房外急得团团转，见我们来了，迎来说，要剖腹产，我已签过字了。过了半个小时，产房门开了，护士抱着一个光着身子，通身皮肤红红的小不点儿出来了，递给了我女婿，女婿看了看，又递给了我。我接过来，小家伙眼睛还紧闭着，嘴巴却张开了，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额头皱巴巴的，像极了一个小老头。

小家伙出生后，在我家待了三个月。放寒假后，我去了广州女儿家。好几个月没见到小家伙了，见面时，他正在他妈妈怀里，我就想抱他。他认生，转头去看他妈妈，他妈妈对他说，是外公呀，他就转过头来，眼睛眯咪，对我笑了。我伸手抱过他来，手一举，让他骑上了我的脖子，一上一下地颠着往前小跑，小家伙在我肩上咯咯地笑。那个寒假在广州，每天出去散步，去爬白云山，他都要骑我脖子上，转溜着眼珠子，四处张望。

像雄鹰一样飞

刘范弟

轩轩刚满一岁的那个暑假，在长沙住了二十多天。每天傍晚，我都要带他在校园里玩耍。他那时刚刚学会走路，那蹒跚着歪歪扭扭地一边走路，一边东张西望，还一边噢噢地挥着小手，跟迎面走来的人打招呼的样子，真是好玩极了。有一回，一位年轻妈妈带着一个稍稍大些的娃儿走了过来，那娃儿蹦蹦跳跳地手里牵着一只飘着的彩色气球。轩轩站着不动，睁大眼睛，望着那只气球不眨眼。站了一会儿，他突然从路边捡起一片树叶，举在手里，向那孩子跑过去。他把树叶伸到那娃眼前，嘴里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又扬扬手中树叶，左手指向那只气球。

那年轻妈妈见状笑了起来，她俯身摸了摸轩轩的脑袋，说：“好灵泛的细伢子，咯是要拿树叶子来换我崽的气球啊！”我连忙跑了过去，对那女人笑笑：“莫怪莫怪，细伢子信不得哟！”转身对轩轩说，那是别个的呢，外公就带你去买。

轩轩五岁那年暑假，我准备把金盆岭老校区那套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买了一吨半河沙卸在楼下。师傅已经进了场，急需用沙，却一时找不到人搬沙上楼。我那时体力还行，就自己搬了。我找了一个蛇皮袋，一袋可以装六七十斤，就一袋一袋地装好往五楼扛。轩轩每天都跟着我，他看着外公吭哧吭哧地背沙上楼，大口喘气，汗流浹背，就在我后边用手推着我的屁股往上走。虽然没觉得省了什么力，但小家伙心疼外公的这份孝心，让我心里暖暖的。

推了两次，轩轩在楼下看到一只小孩玩沙的小桶，就喊我，“你看那只桶，我可以拿来装沙子，帮你提沙子上楼”。说着，他就把桶子装得满满的，小手提着，跟在我后面，一步步地提上五楼。那天，我用了半天时间，上下楼梯四十多次，才将那堆沙子背上了五楼。轩轩虽然不能跟上我上楼的脚步，但也一直没有停歇。他提着小桶，也上下了二十次左右。我看他提着小桶，憋得满脸通红，一步一步吭哧吭哧地爬楼，弄得满身满脸的沙子，衣服也是汗水湿透，心里不忍，要他歇歇，在楼下守着沙堆玩玩沙子就好，他也不听，非要跟我一起把沙子全部搬完才行。

过了几天，我要到云塘新校区的住房去取个东西，轩轩非要跟我一起去。眼看要下雨了，我带了一把伞，和轩轩坐701路公交车去云塘。到站下车，离学校西门还有一里多路。这时，下起了雨，我撑开伞，牵着轩轩的小手一起走。突然打了一个炸雷，轩轩吓得脖子一缩，紧拉着我的手。雨开始变大，越来越大，瓢泼一般，地面溅起一片白花花的小水柱，积水顺着路流成了小河。

轩轩却兴奋起来，他猛地挣开了我的手，跑出去，踏着水流，一路咯咯地笑着，溅起老高水花，向前猛跑。我大喊：“轩轩，停下！停下！”他充耳不闻，继续往前猛跑。

我只能追上去，将伞遮在他头上，随着他跑。他见我伞罩在他头上，回头看了我一眼，转头又加快了速度，竭力想要突破伞的庇护，拼命往前跑。我打着伞顶风而跑，渐渐跟不上他了，想拉住他又够不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越跑越远了。

这个小家伙，还只有五岁多呀！就在这样的瓢泼大雨中，拼了全力要摆脱外公的照护，去体验大雨冲刷的刺激，去感受脚踏水流浪花飞溅的快感，这是一只将要起飞的雏鹰啊！

如今，这只雏鹰的翅膀快要硬了。愿你在这宽广蔚蓝的天空中，越飞越远，越飞越高！

万家灯火



蓼水河的风，是有温度、有颜色、也有故事的，她的脉搏，全是这片土地的心跳。她的风是染着春的颜色来的。当第一缕春风吹进蓼水河，便驮着满山新绿，顺着蓼水河的浪涛一路弯弯绕绕向东。把岸边柳丝揉成嫩绿的琴弦，枝丫晃啊晃，风就弹起了软软的春曲。溪边的桃花像是蘸足了胭脂，粉白的花瓣悠悠飘落在水面，星星点点地随水波而漂流。

那些蹲在青石板黄家码头上洗菜的妇人，被风撩起鬓角的碎发，沾了点河雾的湿气，一个抬手拂开的时候笑着嗔骂一句“这调皮的风”，手里的棒槌却敲得更响，“砰砰”声惊起滩边歇脚的几只白鹭，斜斜地掠过水面，翅膀沾着的水珠，在风里闪成细碎的银片，晃得人眼睛都软了。立夏后，蓼水河的风便浸了满身凉意。正午的太阳把河水晒得发烫，风从下游赧水逆流而上，带着深深浸出来的湿意，不慌不忙地钻进老街上的骑楼缝隙，顺着青石板路的纹路，吹遍了老街的大街小巷。

站在挺拔的祖师桥上吹风最是舒服，光着膀子的汉子搬来祖传的枣木椅往桥洞下一坐，摇着蒲扇就能唠一下午家常。风卷着不远处打铁铺“叮叮当当”的脆响吹过来，把汉子额角的汗珠吹得顺着脊梁骨往下滚，凉丝丝的，比喝了冰啤酒还要舒服。往桥下望，蓼水河清得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风扫过水面，碎成一层层金闪闪的浪，岸边的老柳树影婆娑，落在水面晃啊晃，像揉皱了的青绿绸缎。

入秋了，风沉了下来，虽没有春风的柔和，但更有力度，梧桐树叶子开始脱落，随风飘上蓼水河，更有意境是风把蓼水河边上的稻穗压成晃荡的金浪，把云峰塔下的枫杨树吹得更红。

我家就住在蓼水河旁黄家码头的旁边，常常来黄家码头洗拖把，看到蓼水河旁边的黄家码头的石缝里，蓼草借着秋露长到半人高，风一吹，白绒绒的花穗就晃啊晃，像在跟过往的人打招呼。

蓼水河的冬天，连风都带着古镇骨子里的热乎气。它不像北方的风那样张牙舞爪扑过来，也不似江南冷风裹着湿意钻衣领，只轻轻巧巧绕着河岸走，我每天散步都要朝蓼水河三角洲大桥上走，“风”热心上来扯扯你的围巾，扫过你冻得微红的耳尖，把阳光晒暖的荻花香往领口里送。冬天的蓼水河的风却不扎人，我继续沿着河岸一路上走。风掠过封冻的浅滩，把薄冰吹得簌簌响，惊动了躲在岸边草丛过冬的水鸭，扑棱着翅膀扎进河心。风顺着领口钻进来，我吸吸鼻子，却能闻见晒过太阳的樟木香气，那是岸上古树攒了一整年的暖意，全托风捎给了往来的人。

腊月里风裹着年味儿走街串巷，把门口红灯笼吹得晃来晃去，笑声声飘得满镇都是。在外打工的人顺着蓼水河的方向往家赶，风扑在脸上，一点都不觉得冷——隔着老远就能闻见家里蒸年糕的甜香，那是蓼水河的风，早早把家的味道送到了游子跟前。

风掠过蓼花穗，像在轻轻抚摸那些染红土地的鲜血，蓼花籽被风一吹撒向远方，让英雄的精神，随着河水，随着风，代代相传。河岸边蓼花成片地盛开，花枝袅娜而柔韧，迎寒不惧。出生在蓼水河畔的高沙人像蓼花一样，柔韧，顽强！

原来蓼水河的风从来都没有变过，它驮着山的灵气，载着代代人的故事，从雪峰山的林壑里吹出来，往更远的地方去，把这片土地的心

蓦然回首

晴和的夏日，我走进松雅湖国家湿地公园。水光潋滟，草木的馥郁与湖水的清爽扑面而来。

六月的松雅湖是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春日的繁花落尽，枝丫间挂满饱满的青果，那是盛夏沉淀的生机与生命轮回的希望；脚下的青草肆意生长，铺成一片浓郁的翠，踩上去绵软厚实；碧波荡漾的湖水与天上悠然的云朵相映，天地万物澄澈舒展。亭亭荷叶在池塘铺展，粉嫩莲花含苞绽放，让人想起“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诗句。

金沙银滩在盛夏的阳光泛着温润的光泽，是孩子们最喜爱的地方，他们有的光着脚丫追逐打闹，清脆的笑声随风飘荡；有的蹲在地上，专心致志地堆沙堡、挖沙坑；有的则干脆躺在沙滩上，把这里当成天然的软床。他们的笑声和嬉闹声，使这片湿地多了几分烟火味。

景区工作人员刘先生为我讲述松雅湖的前世今生。“现在看到的，是我省最大的生态湖泊，2019年入选长江经济带美丽湖泊。可很多年前，这里是一番模样。”刘先生的话将我带回那段沧桑岁月。松雅湖旧称杨梅湖，本是捞刀河的低洼湿地，1973年被改造成团练坑，因地势低洼，汛期常遭内涝，再加上周边污水直排，水质一度跌至劣Ⅴ类，导致藻类频发。听到他的介绍，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荒芜与破败，与眼前夏日盛景形成鲜明的对比。

2009年，当地政府启动松雅湖开发，高品位规划，高规格建设，拆迁安置，整修堤岸，改成一个4051亩的人工湖泊，次年全面蓄水，库容达838万立方米。我望着眼前的一汪碧水，心中的波澜比湖水更汹涌。刘先生还告诉我，为了稳固这份生态成果，2009年设立松雅湖管理局，除了24小时巡护，还出台专项保护管理办法。2016年，松雅湖成功跻身国家级湿地公园，成为我国南方退垸还湖恢复重建的典型。试点区域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及以上。环境的改善，生态快速恢复，湿地公园及周边记录植物210种、鸟类119种、鱼类34种，就连中华秋沙鸭、白鹤、东方白鹳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也会造访这片水域。我循着他的目光望去，湖面之上，几只水鸟正悠闲地嬉戏、觅食，时而掠过水面，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它们与夏日景致彼此观照，互为映衬。

沿着湖畔缓缓漫步，夏风轻柔 and 煦，花香清新悠远，湖水澄澈明净，这般景致让我心生眷恋。我想起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里有这样一句话：“控制自然，实则是人类自大与无知的幻想，我们从未真正主宰过这片土地，不过是自然漫长时序里的同行者。”眼前的生机盎然，恰是对这句话最好的回应。

忆乡愁 看振兴
第五届乡村振兴主题征文
邮箱：cswsyb@163.com
主 办
长沙市农业农村局 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

相思鸟

廖静仁

故事的主人公，其实是我师兄。
那一年，我们这支乡村基建队在资江畔一小镇上做着建筑房屋的包工活。小镇在库区，交通很不方便。没有公路。铁道也只在这里擦了点边儿，眼睁睁看着喷吐烟雾的列车从黔岭那边呼啸而来，又直奔雪峰山那边逶迤而去，从没有停靠的时候。惟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船。

闭塞和守旧那是无疑了。可师兄说，这样的小镇多着呢。

师兄是位业余诗人。能把诗写得极有个性，极有抒情意味以及深含人生哲理。在一首《鹰说》中，他如此写道：鹰的翅膀是无限宽广的一条路/鹰翔动着，道路就延伸着/而且鹰，从来就鄙夷道路的平坦/它只须轻轻一跃/就绝对地能够超越一切固有的模式/无路之路，正是鹰之坦途/……兴许，师兄就是那只鹰吧。

无论如何，师兄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师兄是一个很有闲情的人。每日下班回工棚，吃过晚饭，很严谨地洗漱过，便总喜欢散步到江边，欣赏傍晚的景色。小镇的街道，铺一路青青石板，两面是屋檐衔着屋檐的高高木屋。在这样的街道上行走，师兄的一双响底牛皮鞋，常常叩出声声紧或声声慢的诗韵来。

江是资江，景色是美到了极致的。

清晨，江面上水汽忽聚忽散，袅袅成海市蜃楼般的景致那也不是没有过的事。然而，我们又很少有机会去欣赏江面的晨景。下班后来到江边，就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坠入江底的夕阳，只留下一袭余晖织成的彩裙，任江波濯洗，亦是很美、很动人的一种境界呢。

我们就倚着江岸边一株板栗树站定，常常，一站就是好几个钟头。心是被美丽动人景象陶醉了。那株板栗树，一定是很有些年纪吧，我同师兄牵手抱也抱不下来。然而，苍翠浓绿的婆娑叶丛中，却有着板栗花开得很旺盛。江风轻拂，板栗花的土腥味儿就会浓烈地扑过来，是很有些呛人的。淡淡的乡愁就弥漫于心了。记得在家乡劳作时，大人们是极喜欢唱山歌子的，有一首山歌子，就与板栗树关联着，曰：板栗树开花/一根线罗哦唱/我与那个姣莲/一线罗嘴牵/姣莲想我/望穿眼罗哦唱/我想哩咯姣莲/忘插罗嘴叮/……嗓音嘶哑的农人，却也能把山歌子唱得缠绵悱恻的。忽然就想，师兄是不是也会唱这样的山歌子呢？侧头望师兄时，才知他根本就没有把目光投注江面，而是痴痴地望着板栗树左侧傍江而立的那一栋吊脚木楼。哦，师兄，吊脚木楼里有着怎样的风景？循师兄的目光望去，就见那吊脚木楼里凭栏而立的一位女子。那女子，怕只有十八九岁年纪吧，窈窕的身材，图画中奔月嫦娥似的脸子和眉目，难怪我的师兄，是用了如此深情的目光在望着她呢。其实是相互凝望。只是，那女子见我举目过去时，便转过了款款凭栏的身子，装成欣赏江面景象的模样了。

师兄是称得上男子汉的那种人。一脸络腮胡透出几分野性。而厚实的嘴唇及耸直的鼻梁，分明显出沉稳和刚毅，加上常年钟爱诗歌而养成的特殊气质，很有魅力那是一定的。这样的時候，师兄故意咳了一声，我就看到，那女子匆匆投过来的一瞥，是蕴含着不尽言语的。

夜，一定是很深了吧，那女子早已经进入闺房了，惟有花格子窗户内的剪影，美丽依旧。我提醒师兄，说：“我们回去吧！”师兄却不应声。依旧凝望着吊脚木楼的那个方向，似是作着一单深沉的思考。

一连许多个傍晚及夜深，均是在这种模式中度过的。

直到那天，这小镇一阵激烈的鞭炮声响起，一顶花轿强抬着一位哭天喊地的女子走过，我的师兄，便再没有叩着青青石板路的街道散步去江边了。也就是从那天起，师兄的脸一直铁青着，师兄手中的砖刀狂舞着，师兄没有与我们一起吃饭……并且，一连许多个日子依旧。

饱经风霜的师傅是有着忧患的，但也只能是偷偷地摇摇头，叹着气。他太了解自己这位徒弟的性格了，发起飙来，九头牛也休想拉得动他。那是不是为了给师兄一种启示呢？师傅把放弃了多年的捕鸟绝技也上了。那是一个清晨，师傅独个儿踏露进了小镇后山的林深处，真不知他是想了怎样的法子，片刻的工夫，捕捉了一只小巧玲珑的鸟儿回来。那小鸟是令人疼爱的，浓绿的羽毛，一对细细眼睛中的双眸却红红的，像是两颗小小的相思豆。这样一只娇弱的鸟儿，虽被竹笼囚着，性子却刚烈出奇。喂食给它，不吃，喂水给它，不喝，只顾拼命地扇动着翅膀想冲撞出去，只顾拼命地撕开噪音呼唤同伴救援……那啼叫声，痛楚之极，简直是令人肝肠寸断。奇怪的是，小镇后山林深处亦响起了同样的啼叫。这时候，师兄就俯下手中的活计，从脚手架上奔扑过来，在鸟笼旁站定，痴痴地，含着一双男子汉的泪眼，凝视着这只可怜而刚烈的小鸟。良久，师兄的眉宇舒展了一下，迅速地把鸟笼打开，那只有小鸟儿终于扑棱棱地腾空而出了。只是，从这以后，师兄就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基建队。

哦，师兄，你去了哪里呢？

师傅一定是知道师兄的下落吧，他一点也不着急，而且，我们探询他时，竟是答非所问地说：“那只鸟儿，叫相思鸟呢。”他还说，相思鸟是成双成对的，如果哪一天另一只鸟不见了，它会不顾一切地去找寻……我发现，有两颗浑浊的老泪从师傅的眼眶中滚落下来。

资水汤汤，日月如梭。小镇上新建的房屋还没有竣工，小镇上的木板屋呈一派老态龙钟模样。

小小说



诗会到了，
我照旧踏上了回老家的路途。

唯一不同的是，以往只有坐绿皮火车回家乡单轨道，今年添了两条高铁线路，回家参加诗会的路径一下子缩短了。没有了等待的疲惫，人就显得分外活跃。田野、山峦、村庄，它们依次在火车的玻璃窗口匆匆掠过，很想从这些瞬间去捕捉些什么，而我常常一无所获。

看着窗外，我的脑海中不断回想着2019年在武汉蔡甸诗会上，余秀华的惊艳表现：聚光灯下，她摇曳晃晃地走向舞台，拿起话筒，声音略带沙哑，却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穿透力——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她时而停顿、时而又深呼吸，脑袋震动摇摆着，喉咙里的每一个字，都如同子弹从她身体里蹦出来，带着血与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因出生时缺氧导致脑瘫，行动不便，口齿不清，这些身体上的缺陷如同沉重的枷锁，束缚着余秀华的身体，却无法禁锢她的灵魂。那条通往横店的泥土，是她无数次的自我救赎——“我觉得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开心的时候捏个泥巴，捏得好看一点；不开心的时候，捏得粗糙一点。我就是那个被上帝捏歪了的一个人。”——这怎么不是她的独白呢？

当我置身于诗会现场时，人群的喧嚣与期待交织成一片。余秀华坐在舞台的一侧，今天的地穿着红大衣，像一团行走的火焰。半扎了一个丸子头，显得俏皮。与之前相比，要显得瘦弱一些，瘦削的背影透着一股坚韧。生活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疾病，孤独，不被理解几乎是我们每一个人遇到的课题。如果生活只给你一副病躯和一副烂牌，你要怎样将它打得漂亮？她用诗句回答你：“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

夜空月光，落在她的左手上，她正在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着对生活的理解：有无奈的、痛苦的、残忍的、残忍里也有点小欢喜的，还有那一直在战斗的命运。因而诞生了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她的写作意志，就像一把锋利的剑，劈开了生活中的重重迷雾，让我看到了一个女性，她把身体当成一粒种子，种在了苦难的人生际遇下。这，怎么不算是对命运的不妥协呢？

会场的音乐响起，我的思绪收回。看着诸多老友，我的心里涌起了一阵暖流。我十几岁就和多位荆门老友相识相知，他们待我如自己的孩子。如今我离乡，在外求学，定居已数十年，一年一回。每到新年的钟声响起，我们进行一期一会，这已成了所有人的默契。因为有挂念的人，年，我们都不缺席。

当我鼓起勇气向余秀华提出题字签名的请求时，她说道：“这么多啊，你们真喜欢我。”见她拿起笔，微微颤抖着，每一个笔画都倾注了情感，中途身体抖动得厉害，我和一旁的文友博文不免担忧。当她把写好的诗集递给我时，我感受到了她手的温度。看着纸上的字，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滋味。

诗会结束后，我受邀与余秀华、几位老友一起吃饭。初三的月色朦胧，冰水渐退，寒冬被人裹了大半，已经是能穿一层棉见面的温度。朋友们牵着狗，互相寒暄，十分放松。余秀华热情地和老友黄旭升拥抱，说道：“老黄，我们这么久没见，我们要好好抱一下！”接着调侃自己的身体缺陷，说自己已是“被上帝咬了一口苹果”。忽然之间，她也想靠近几个人，眨着眼睛说：“噢！那个人怎么没来？”“哪个？”众友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她嘴角一咧说道：“长得有点丑的那个！”大家笑得前俯后仰，你一言我一语之间，欢聚一堂，小小的房间里充满了春天的朝气。

相聚的时光如此短暂。在返工离乡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余秀华的诗歌和生活。她用自我的切身经历告诉我们，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我们都拥有自己的一束光。

洲边絮语

